

追寻上甘岭神枪手

肖勤



南昌城里的相遇

彭文斌

骑着电动车在南昌老城区转悠，是我多年的习惯。我熟悉那些景物，那些气息，那些历史深处的细节。闭上眼，我的心里依然住着一个活色生香的南昌城。

是对这座城市的爱，使我尝试着去阅读、去懂得南昌城。我爱上了那些老建筑，爱上了那些有名或无名的英雄，爱上了默默地书写英雄城。

中山路与胜利路的交汇处，一幢青灰色大楼掩映于香樟翠柏间。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起义总指挥部即设在这座名叫江西大旅社的大楼里。我不止一次伫立楼前，追寻英雄们的身影。参加南昌起义的官兵2.3万多名，留下姓名的仅千余人。而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前赴后继的奋斗与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和平、繁荣和强盛。

为了写一篇关于南昌起义的文章，一个周末，我走进南昌市第二中学苏圃路校区。古樟边的叶挺指挥部旧址格外寂寥，阳光照暖朱栏，樟树的枝叶穿过拱门，翠绿欲滴。我的耳边，叶挺将军铿锵的诗句在回荡：“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那一天，我还去了花园角街2号，一座砖木结构的江南风格民居，那是当年朱德同志的住处。192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风尘仆仆到达南昌后，夜宿这座民居的大厅，并与朱德共商起义大计。

子固路165号，当年的南昌西大街48号，曾为贺龙军部驻地。我多次走进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隔着时空，仿佛仍能听到贺龙同志有力的声音：“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抛家舍业，浴血奋斗，不管面对多大困难，革命前辈们无所畏惧，怀揣着神圣的使命，奔走于中华大地上。我似乎看见，那些坚守信仰的人用双手撕开了沉沉的暗夜，托起了一轮崭新的朝阳。

我骑着电动车穿行于南昌城里的大街小巷，时常在某座老建筑面前停留，发一会儿呆。有时候，我会莫名地涌起一阵激动，仿佛穿越时空，与那些革命前辈相遇。

前些日子，我全身心投入到一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这部作品讲述了15位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扶贫干部的先进事迹。我认真阅读了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他们，有的工作、生活于南昌，有的曾经在南昌求学深造，有的人也像我一样，曾久久驻足于南昌起义纪念馆中。他们在想些什么呢？也许，他们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革命前辈在惊涛骇浪中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我们又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图为南昌市八一广场。

影像中国

大地

我们。

沉浸在我们讲述中的老人一个个回过神来，七嘴八舌地讲起了邹习祥——

他从东北带回了稻种，他机灵，栗园地势再高，气候再冷，总冷不过东北呀。然后他就带着大家建梯田——那之前，我们草场上根本没有田，山下才有。

对，那以后我们就吃到了自己种的大米。

他脸上有伤，花斑斑的，放牛娃们喜欢和他玩，取笑他，但他从来都不生气。

他身上也到处是伤，冻伤、烧伤、枪伤，冬天那些地方的皮肤又干又痛，就叫我们帮他去割松油，痛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抹一抹，但他从不跟组织说。

他眼里容不得沙子，为人正直，十里八乡遇到看不惯的事情，他都要管。

神枪手、倔脾气。老人们长吁一口气，和善又嗔怪地用简单的六个字完成了对邹习祥的评价。

我们则在军史专家张嵩山和军史馆李子波、刘圣德等同志的指导下，整理完成了这么一段文字：邹习祥，男，仡佬族，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中共党员，1922年4月出生。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135团1营1连7班班长、副班长、排长。作战期间，邹习祥冷枪狙敌，英勇善战，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获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发的二等军功章一枚。

在志愿军15军资料中，有关邹习祥的记录基本终止在1952年10月。10月14日凌晨，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了，邹习祥和战友们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坚持作战，一次又一次收复阵地。在无数次生死之际的残酷战斗中，在打得“人死枪毁阵地烂”的上甘岭，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出哪一响射击声来自邹习祥和他的枪，我们只知道，在他沉寂多年的档案里，留下了歼敌二百零三人的记录。

1952年12月1日，那一天，漫天大雪，志愿军15军召开了上甘岭战役胜利庆祝大会。

我想，队伍里的邹习祥，在那场大雪中，就已决定把自己的所有功绩和记忆都留在这片土地上，让它们和洁白的雪花一起，和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友一起。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想象，关于带着稻种回乡的邹习祥，我们知道的只有他无边的沉默。

今天的务川，广袤的栗园草场，牛羊成群，宁静安详。

崇尚英雄、敬畏历史，有些过往，远去后，仍值得一提再提；有些人，故去了，仍值得永远铭记。

图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泥高镇栗园草场。 徐飞 吴应贵摄

二

时间回到1952年的4月，朝鲜上甘岭的白雪正在融化，邹习祥所在1连守卫的537.7高地北山，是第15军三十公里防御正面上最突出的阵地，与敌所在的高地南山相峙，两阵地相距仅有一百来米。由于1连缺乏强大的炮火支撑，敌军气焰一度十分嚣张。邹习祥和战友们每天都要忍受对面阵地上敌人的肆意挑衅，眼睁睁看着他们在阵前三五成群地晒太阳，志愿军们却只能困在简陋的工事里。

后来，随着一线坑道阵地初步完成，志愿军有了坚实的地下长城，15军决定按照“零敲牛皮糖”战术，开展冷枪冷炮运动，好好打一场。邹习祥所在1连迅速响应，从4月17日到10月13日，只用了短短五个多月时间就歼敌八百余名。被誉为“神枪手”的邹习祥更是创下了七七八八子弹毙伤敌三十九名的优异成绩，荣立一等功。敌军被打得惶惶不可终日，在换防时惊恐地将537.7高地北山称为“狙击兵岭”。

无论是走进军史馆，还是翻开厚厚的《抗美援朝英雄事迹纪念集》，无论是寻访军史专家张嵩山，还是时任志愿军45师政委聂济峰将军的女儿聂昭华，没有人不知道邹习祥。透过一页页泛黄的史料，我们仿佛看到了邹习祥穿梭在坑道中交流经验、组织狙击小组的一幕幕场景……

在聂昭华女士提供的《抗美援朝英雄事迹纪念集》里，其中有一篇《狙击兵岭的由来》，里面写道：“班长邹习祥打出了第一发冷枪，就把正在阵地上来回走动的敌人打了个嘴啃泥，胜利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全连，马上有六七十名战士报名参加狙击队，组成了二三十个狙击小组，于是，你一枪、我一枪，掀起了狙击比赛的高潮……”

在聂济峰将军的口述实录里，则谈到当时守在537.7高地北山的135团1连商量的一个星期，哪一天打？谁先打？最后推选了枪法最好的班长邹习祥。邹习祥打出好成绩后，45师三个团开会邀请冷枪手邹习祥和冷炮手高奎介绍战斗经验。1953年，上甘岭战役结束，部队为邹习祥所在1连报功，充分肯定了邹习祥在全连开展狙击运动中的引领带头作用。被打得丢盔弃甲的敌人永远记住了这个“狙击兵岭”。邹习祥和他的战友，就这样用老旧的步枪，打出了一个让敌人胆战心寒的军事地名。

三

之后呢？
我笑了，之后的事，应该你们告诉

盯着照片下那行字：“45师135团1连狙击手邹习祥，一直活动到敌人前沿的灌木丛里，用七八发子弹歼敌三十九人，战后，荣立一等功。”邹习祥、狙击手……我突然想起，曾听说务川县有一位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的老兵，也姓邹，枪法很准……我立即打电话到务川县请求查询。

很快，县里回话说，是有一个神枪手，仡佬族，名叫邹习祥。但是因为患胃癌，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惊讶、意外和遗憾一起向我袭来，我黯然看向书稿上的照片，沉思良久。山河无恙、人民幸福，一切都那么美好、如他所愿，可我们竟然不知道身边有这么一位大英雄。

务川那边也很震惊，上甘岭的狙击英雄？我们县里有一位上甘岭的战斗英雄？放下电话，我们迅速启程去往邹习祥的老家。秋天的高原草场已经进入冻雨季节，一路上雾雨纷飞。远远的，我看到一个小小的山坳，山坳旁有几栋整洁的老屋，邹习祥的儿孙们就居住在这里。

坐在火炉旁，邹习祥的家人看着我们带过去的一本本资料，当看到邹习祥的照片时，他的小儿子邹书敬忍不住热泪长流。因为身体不好，六十四岁的他已经无法开口说话，只是紧盯着那张照片，双手不断颤抖。孙子邹军和邹银强则瞪大眼睛，喃喃道，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爷爷穿着志愿军军装的照片……我们只有这张。

说着，邹银强递过来一张陈旧泛黄的照片。

照片里，年老的邹习祥身穿蓝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整个装束和普通的农村老人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笔挺的坐姿、炯炯有神的双眼和两道不怒自威的竖眉。

只听说他枪法很准。围拢过来的乡邻和老人们啧啧赞叹，哪晓得他厉害，他也是，恁甲（务川方言，意为“这么厉害”）的事，怎么就不说呢？

说什么？我耳畔回响起采访抗美援朝老兵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说什么？说自己英勇？还有那么多英勇的都埋在战场了，自己说什么？！

青山不语、英雄无言，沉默的岂止一个邹习祥。2019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阅兵，空降兵战车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一面密布三百八十一一个弹孔的战旗迎风飘扬，那是邹习祥所在第15军浴血上甘岭后保存下来的一面战旗。它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属于上甘岭特功8连、更属于顽强英勇的中华民族，同样，也属于贵州大山里的农民邹习祥。

我爷爷在上甘岭到底做了些什么？邹军和他的家人迫切地看着我们。

母亲的首饰盒

王开忠

元”和“30斤”。我瞬间明白了，这是乡里先后两次救济我家的钱和粮食。我心里一阵激动：母亲是重情重义的人，平时人家给的好处，她从不忘记，而且总是要我们不忘报恩。

我又打开那张大纸条，上面一笔一画，歪歪斜斜写着三行字：“传友，我要走了……后事不要公家九济，简单埋了。共产党对我们有恩，给我们太多了，以后能不要九济就不要九济。开忠长大，叫他去参军。”

“传友”是我父亲的名字。母亲没念过书，识字不多，将“救”字写成了“九”字。看到母亲的字，我突然心酸起来，她的遗嘱让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情，我止不住泪如雨下。

母亲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年仅36岁。她原来身体很好，当过支前模范，听人说，她在全村妇女中做的“支军鞋”最多。可后来父亲身体不好，家里的重活都压在了母亲身上，身体给累垮了。乡政府看到我家确实困难，又考虑

到母亲是支前模范，便先后救济了我家10元钱和30斤玉米。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此，善良而要强的母亲一直过意不去，几次说，这钱和粮食不该要。没想到，母亲当时还记了账，并把纸条工工整整地折叠好，珍藏在了首饰盒里。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常对几个孩子讲，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村近百口人没有一寸土地，都是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所以得名“租地村”。自从共产党来了，穷人分得了土地，村民的生活才渐渐好起来。她要我们不能忘本，还特意嘱咐我长大后去参军，保家卫国，决不能再让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心抚养我们三个孩子，不管生活遇到多大困难，父亲都不愿意向国家伸手，怕添麻烦。我19岁那年，按照父亲要求、母亲遗愿，参加了解放军。参军第三年时，家中房子老到快要倒塌了，只能再建新房，可是盖房又缺钱。邻居对我父亲说，你是军属，找找政府，一定会帮忙解决困难的。可我父亲不愿意

张这个口，最后是向亲友借钱，才把房子盖成了。后来又有一次，父亲因病住院一个多月，花了不少钱。一位好心的医生得知他是军属，对他说，像你这种情况，只要找到县里，或多或少都会得到接济。父亲听了，还是摇头。

过去村里很多人都说他倔，称他为“倔老头”；也有人说他傻，叫他“傻老头”。我也认为父亲是一个只要面子不顾家的人。直到看见了这几张纸条，我才知道，为什么父亲一直当宝贝一样珍藏着母亲的首饰盒，原来里面珍藏着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直到看到了母亲的遗嘱，我才突然明白，为什么父亲那样“倔”又那样“傻”……

那天，看完首饰盒里的纸条，我望着病床上的父亲，想起去世多年的母亲，禁不住泪水奔流……

从老家回来几个月了，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起那只雪白的首饰盒，光滑洁净，明亮澄澈。我想，它将会一直亮在我的心里。



一

刚过去的4月和以往不同，从山西打工回乡的邹军发现，祖父邹习祥的墓前插满了白色的菊花。远道而来的一个个陌生人满怀敬意地看着邹军说，原来，你的爷爷，就是当年著名的志愿军狙击手！

这时候，邹军才知道，七十年前跨鸭绿江的祖父邹习祥，竟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赫赫有名的狙击手。五圣山防御战和上甘岭战役期间，在祖父的带领下，志愿军第135团1营1连培养出了一批狙击手。

数十年光阴过去，“537.7高地北山”这个阵地名，“狙击兵岭”四个字，永远镌刻在历史上。

今天，高高的仡佬山栗园大草场，海拔一千四百米的山坳上，邹习祥就长眠于此。4月的清晨，雾色苍茫，上学的孩子正欢快奔跑在山路上，山上是悠闲吃草的羊群，风吹来，响起一阵清脆的铃声——家园如此安详，老英雄邹习祥当年毅然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为的就是家园这样的时刻吧。

整理好祖父墓前的白菊，和祖父一样少言寡语的邹军轻声向我们道谢：“如果不是你们，我根本不知道爷爷立下过那么大的战功，回乡几十年，直到去世，他除了说自己打枪很准，其他什么都没有提起过。”

我愧疚摇头，这份谢意我们不敢承担。半个多世纪前，邹习祥从炮火硝烟的战场回到家乡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隐姓埋名数十年。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他。

发现邹习祥的英雄事迹，对我来说是个偶然。在采访贵州省抗美援朝二等功臣杨作云的过程中，对军史一无所知的我查阅了大量抗美援朝相关资料。在《解密上甘岭》和聂济峰口述《上甘岭：攻不破的东方壁垒》等书籍资料中，我不止一次看到同一张照片，同一位志愿军战士——他潜伏在灌木丛中，冷眉斜竖、目如利箭。

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窗外吹来微风，翻动了桌上的书稿，这位志愿军战士锐利的眼神又出现在我面前。我

几个月前回老家，在堂屋客厅里又看见了那只雪白的小盒子。盒子被弟弟每天擦拭，纤尘不染，光洁明亮。

这是母亲的首饰盒。四寸见方，外表白色。我左看右看，它怎么都不像一个首饰盒。一是样式不像，首饰盒一般玲珑精致，它却既大又笨；二是颜色不像，首饰盒多色彩艳丽，它却只有朴素的白色。母亲的首饰也很简单，就是逢年过节才戴的一对普通手镯，还有平时戴在头上的一个塑料簪子。装首饰的盒子当然就算首饰盒了，母亲叫它首饰盒，父亲也叫它首饰盒，所以在我们家，它就是名副其实的

首饰盒了。这个首饰盒在母亲去世后由父亲收藏，我们几个作子女的，谁也没有去动它、打开它。父亲病危时，把我和妹妹、弟弟叫到跟前，指着这个首饰盒，声音微弱地说：“这是你们母亲留给我的遗物，你们看看吧。”我掀开盒盖，里面除了那对镯子和塑料簪子外，还有两小一大的三张纸条。我先打开两张小纸条，上面分别写着“10